

唐世璋

西方人遇上東方古琴 撞出火花



唐世璋對於「復古演奏風格」有很執着的一面。

倘若人真的都有前世，唐世璋大概前世是個中國人。在台灣學習了普通話，以演奏古琴作為終生的職業與志趣，一年至少有一季的時間居住在香港，「中國」這個印記伴隨了唐世璋的大半生。

John Thompson的第一個中文名叫湯約翰，但他覺得這個名字不太夠「中國」，一直到1971年，他正式開始學習中文，當時的語言老師為他改成「唐世璋」，「璋」取他的名字「John」的諧音，「唐」則是他本來姓氏的第一個音節，亦寓意「唐人」。由此一來，才奠定了他開啟中國文化的第一個篇章。

回憶起第一次來到香港，唐世璋還記憶猶新：「那是1969年的時候，我還記得我住在那時位於中環的維多利亞酒店，當時的香港是個很有趣的城市，結合了英國和中國的特別印迹。」那時候的香港，既有中式的傳統也有西方的繁複，符合唐世璋對這個城市的嚮往。而今，城市由於再造失去了歷史痕跡，但是中環的蛻變對於唐世璋來說卻依然是相得益彰的美好。

對亞洲文化的興趣

唐世璋大學學的是西方早期音樂學，碩士研究的是人類音樂學。但亞洲的文化一直吸引着唐世璋，1974年，他往台灣學中文，跟從古琴大師孫毓芹學習古琴，也同時學習中文，不光是聽說，更能夠很好地讀寫中文。他希望不光是能夠運用中文去溝通，也可以看懂中文的書籍，這樣一來，才能夠更深層地理解中國文化。

1976年，唐世璋向香港著名的古琴家唐健桓請益。此後他日益專注最早期之古琴譜，並逐漸以演奏之純粹、流暢和情感充沛而知名。爾後，唐世璋在因緣際會下因為探訪友人而踏上長洲，他便喜愛上這片土地，直到

2012年，太太從美國公司退休後，他們決定定居在那兒。「這裡很安靜。」他說。他與太太一年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住在長洲的一棟小屋裡，依海而居，附近都是土生土長的長洲居民，他們不時在屋頂的天台對着落日彈上幾曲，很是愜意。

對亞洲文化的興趣並不是從天而降，大學期間，唐世璋前往越南參與越南戰爭，成為軍隊中的一員。雖然不上前線，但唐世璋在這裡意識到，自己對這個國家的了解實在太缺少了。

「我喜歡學習的過程，當我認為我從一個很好的大學中已經得到了很棒的知識時，我應該要為越南的人做一些事情，但我發現自己對亞洲根本一竅不通，這就說明，知識有很多盲區。」年輕的唐世璋面對自己知識的欠缺感到「embarrassed」，由此，他開始了對亞洲文化的深入了解。

「其一是因為亞洲文化很有趣，其二是因為亞洲很重要，尤其是中國，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，其三則是如果你想要了解自己，你要去用別人的眼光來審視自己，如果能去了解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，那麼我就可以用一個全然不同的方式、角度去看自己，這是了解自己的一種很好的方法。」他說。

深入理解古琴文化

雖然是演奏傳統文化，但唐世璋卻認為傳統並不是指一成不變，而是一直在變化的。「其實沒人知道在古代，古琴是如何被演奏的，那時候也沒有現代的科技可以記錄。」他認為，所謂的傳統其實都是在人的演奏、流傳下逐漸形成的，所以，即便自己還是在用最傳統的樂器制式去演奏，其中的內容還是需要透過個人去發展和經營。

事實上，一個西方人越過文化界限，再去學習一種就連中國人本身也不常見的樂器，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。除了演奏之外，唐世

在中國文化中，琴棋書畫向來被看作文人雅士修身養性的必由之徑，其中以「琴」為首，又以弦樂古琴為主要演奏樂器。古琴根據中國傳統「天人合一」的自然觀設計，琴面琴底對照天地，琴頭琴項、琴肩琴身比對人形，古琴家更以雙手撥奏人文與品格之美，展現無分民族的高雅美感。美國古琴家唐世璋（John Thompson）年輕時深受中華文化吸引，上世紀七十年代隻身走到香港與台灣學習中文及絲弦古琴，當年他的老師本認為外國人無法理解中華文化，不願收他為徒，但後來為了向熱衷西方音樂的中國學生證明古琴的價值，決定將他收歸師門。成就了今天的他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部分圖片由劉成漢導演提供



唐世璋演奏古琴。



唐世璋一年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住在長洲小屋裡，很是愜意。

胡茜攝

獨特的「復古演奏風格」

唐世璋對於「復古演奏風格」有很執着的一面，他說：「大部分亞洲國家，目前來講，好像仍然在追求越『現代』的，就應該是越『西方』的，但我的目標是去將傳統的、亞洲的本來的美展現出來。」他在關於古琴文化的論文中記錄道：「中世紀西方音樂最容易通過其樂器而辨認。幾乎所有都與現代樂器不同。但是，直到中國文革，琴已基本有至少1,500年未改變了。」

「文革中，人們研製和採用了鋼絲弦來代替傳統絲弦。有着微妙聲音的絲弦體現了琴作為修身而非表演之物的傳統。而鋼絲弦則為試圖將琴改成為大型觀眾的表演性樂器的一種方式。鋼絲弦更光滑，其音更尖銳，更難斷，且更容易保持調音。但是，它們產生的聲音缺乏絲弦的濃厚音色。」

「現在在中國幾乎所有琴者都使用鋼絲弦。這在緩慢地改變演奏風格。例如光滑的弦更易彈某些韻音且允許滑音時施加更多壓力；其共鳴度促使人將音符延長而其更大張力允許更快速的彈奏；最後，弦強度意味着更強烈的起音。另一方面，更薄的聲音掩藏了用不同彈法和琴弦彈奏同一音所產生的微妙音色，因此這不再被琴者着重。」

「我很幸運，能夠將我最喜歡的事情作為我的職業。」他輕撫着身旁的琴，發出一聲有力而柔和的音調。

紀錄長片傳播古琴之美

香港導演劉成漢感嘆於一個西方人在古琴上的造詣與成就，陶醉於絲弦古琴演奏，以十年時間拍攝出紀錄長片《希聲：一個美國琴人的境界》，日前在太古城戲院公映。

劉成漢導演認為，數十年來唐世璋對中華傳統音樂和文化貢獻龐大，但很多華人卻並不知悉，他認為實在非常可惜，希望將其拍攝成電影令更多人能夠欣賞古琴之美。



唐世璋在電影放映會現場表演古琴。

周小兵：用文藝的形式為祖國發聲

十幾年前，為了照顧病重的姐姐，剛退休的攝影師周小兵第一次來到香港，他發現這裡的人幾乎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，坐車排隊井然有序，香港人的勤勞敬業、謙和有禮讓周小兵甚為感動。

周小兵喜歡這個城市，香港也用相同的資源回饋着老人家：「對於我們老年人來說，香港給我們提供老年公寓，也在周圍興建了很多文藝機構，但是我覺得都沒有被好好利用起來。」對於香港最近的示威暴亂，周小兵感到十分痛心。他覺得人與人之間的信仰不需要一樣，「但是感恩一定要有！」他說。

文藝深化年輕人家國情懷

周小兵如今是香港東江縱隊老戰士之家藝術團的一員，曾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他不時為團體去拍攝、記錄下這些老戰士的老年藝術生活，但他回憶起日前參加深圳同鄉會

活動，歌唱祖國的時候沒人指揮，而很多人都在揮舞着手指，精神抖擻，鬥志昂揚，「我們要在這方面加油，很多問題是我們沒有努力去解決。」他提出，香港有眾多的同鄉會及愛國愛港團體，又有多少人真正站出來發聲？「我們不能被反對派牽着鼻子走，他們最希望把事情搞大，而我們期盼的是社會安定。」

生於新中國初期的周小兵對於那個時代有很深的感悟，他認為新中國的建立有很大部分是源自文藝，他回憶道：「那時候毛澤東主席曾說過，文藝是重要的武器，愛國的模式可以有很多，不需要去對壘和衝突，反而藝術這種愚公移山式的震撼更打動人心。」

「我們年輕的時候有很多愛國歌曲，當我們合唱這些歌的時候，愛國的情懷會自然地湧現出來，這是紙上談兵做不到的。」周小兵認為，大合唱等藝術形式可以有效深化年輕人的

家國情懷，他十分希望以這種正面的形式去倡導社會步向正面的發展。

他冀望未來有人可以應用最新的電影技術，將原香港東江縱隊老兵的口述歷史記錄、保存下來，發揮正能量。

現今老師失去奉獻精神

這場超過百日的暴亂，在周小兵看來，本質上是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，退休前本來也同樣是任職教師的他用「教不嚴，師之惰」來表達。他認為當年輕人的思維未夠成熟，而很多學校領導的教育政策還停留在殖民時代，未將愛國教育真正落實，也未使得年輕人意識到祖國的強大，「現在開始改變還來得及。」談起現時的年輕人，他的心情是複雜的，年輕人承載着社會的希望，對電腦和科技的運用得心應手，卻缺乏自制力。

他表示，新一代像上了科技的當，就像夏娃受到的誘惑，電子遊戲和手

機對年輕人來說都是具有破壞力的發明，內裡的訊息夾雜着八卦和虛假新聞，網上的信息轉瞬即逝，很多都沒有責任感，「手機應該是一件幫助我們的工具，而不是玩具，玩物喪志。」他嘆惋道。

另一方面，他形容現在的年輕人是「糖水裡泡大的」，從小被父母捧在手心百般呵護，反而失去了感恩之心。「我們的信仰也許不同，但是感恩之心一定要有，要感恩祖國給予我們安穩富足的生活。」經歷過困難時期的周小兵憶苦思甜，憶起過往家庭經濟困難也無阻自己對音樂的熱愛，小時候偷偷省下早餐錢買了第一支笛子，自然格外珍惜，後就讀音樂學院附屬中學時在少年宮學習二胡，再因幫助老師搬運樂器而獲得學習揚琴的機會，更加感激老師和政府的無私培養，「而現在部分老師失去了奉獻精神，萬事向錢看。」

■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

周小兵認為，合唱等藝術形式可以有效深化年輕人的家國情懷。